

《三国志演义》早期刻本的三个问题

刘 海 燕

随着明代建阳刻本在国内的整理出版,近年来《三国志演义》的版本研究逐渐深入,诸如关索问题、静轩诗问题等,引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尽管在现有版本条件下,很难得出一致性的结论,但有些问题尚可进一步探讨。

一、“纪年”与分卷

目前所见较早的两种《三国志演义》版本中,一种没有“按鉴纪年”,是嘉靖壬午本(1522年);一种有“按鉴纪年”,是叶逢春本(1548年)。叶逢春本正文每卷卷首,在小说作者及刊刻者署名之后,卷端目录前,均分三行注明本卷正文所纪事件的起始时间、终止时间及所纪年数。除卷三、卷十残缺外,各卷情况具体如下:

卷一:起汉灵帝中平元年甲子岁/止汉献帝兴平二年乙亥岁/首尾共一十二年事实

卷二:起汉献帝兴平二年乙亥岁/止汉献帝建安五年庚辰岁/首尾六年事实

卷四:起汉献帝建安十二年丁亥/至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戊子/首尾共二年事实

卷五:起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戊子/尽汉献帝建安十六年辛卯/首尾四年事实

卷六:起汉献帝建安十七年壬辰岁/尽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岁/首尾共八年事实

卷七:起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至蜀章武二年 魏黄初三年壬寅/首尾事实凡四年

卷八:起蜀章武二年 魏黄初三年 吴黄武元年壬寅/至蜀建兴六年 魏太和二年 吴黄武七年戊申/首尾共七年事实

卷九:起蜀建兴六年 魏太和二年 吴黄武七年戊申/至蜀延熙十六年 魏嘉平五年 吴建兴二年癸酉/首尾共二十六年事实

在嘉靖之后,万历至明末时期,《三国志演义》的刻本大量涌现。现存万历

年间较早、有较确切刊行年代的刻本有三种：周曰校本（1591年）、余象斗双峰堂本（1592年）、熊清波本（1596年）。按照学术界对《三国志演义》版本的分类，一般认为周曰校本是较多承袭嘉靖壬午本而来的江南本，双峰堂本则属于建阳刻本当中与叶逢春本版本面貌更接近的“繁本”系统。熊清波本则是建阳刻本当中的简本。然而，在“按鉴纪年”这个问题上，万历年间的三个版本与嘉靖年间的两个版本相比，出现了颇有意味的变化。

首先，周曰校本出现了完整的“按鉴纪年”，这是嘉靖壬午本所没有的。现将周曰校本的分卷纪年记录如下：

卷一：起汉灵帝中平元年甲子岁至汉献帝初平三年壬申岁共首尾九年事实

卷二：起汉献帝初平三年甲申（壬申）^①岁至汉献帝建安四年己卯岁共首尾七年事实

卷三：起汉献帝建安四年己卯岁至汉献帝建安五年庚辰岁共首尾一年事实

卷四：起汉献帝建安五年庚辰岁至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戊子岁共首尾九年事实

卷五：起自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戊子岁至本年止首尾一年事实

卷六：起自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戊子岁至建安十六年辛卯岁止四年事实

卷七：起自汉献帝建安十七年壬辰岁至建安二十三年戊戌岁止首尾七年事实

卷八：起自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岁至建安二十五年庚子岁止首尾二年事实

卷九：起自蜀昭烈章武元年辛丑岁至后主建兴三年乙巳岁止首尾五年事实

卷十：起自蜀后主建兴三年乙巳岁至建兴八年庚戌岁止六年事实

卷十一：起自蜀后主建兴九年辛亥岁至延熙十八年乙亥岁止首尾十四年事实

卷十二：起自蜀后主延熙十九年丙子岁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庚子岁首尾二十五年事实

叶逢春本分十卷，周曰校本则是十二卷本。所以周曰校本纪年的起迄年代与叶逢春本不太一样。而且，叶逢春本除了列出蜀国纪年，同时列出魏、吴二国的纪年。周曰校本则只按蜀国纪年。周曰校本的“按鉴纪年”，也出现在同为十二卷本的夏振宇本中。《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本（如吴观明刻本），虽然不分卷而是分回，在每十回的正文后，回评前，也有这样的“按鉴纪年”。

① 括号内为校对文字。

金文京先生在《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三国志演义”条中,对“按鉴纪年”的文本现象提出了分析,但他的观点仍值得推敲:

其一,金文京称,叶逢春本“按鉴纪年”的文本风格,“在以后的很多版本中都被继承”^①。这句话稍显笼统,具体情况应该是:被认为最接近叶逢春本的余象斗刻双峰堂本却并没有继承,而且被认为与叶逢春本同属“建阳繁本”系统的郑少垣本等也没有继承。这种“按鉴纪年”的方式,更多被江南刻本吸收了。但并不是叶逢春本的分卷纪年照搬,而是另外一套相承的分卷纪年。

有没有照搬叶逢春本分卷纪年的建阳刻本呢?有,所谓“简本”系统的熊清波本中残留有三条,分别如下:

熊清波本:

卷三:起汉献帝兴平二年乙亥岁起/汉献帝建安五年庚辰岁止

卷七:起汉献帝建安十二年丁亥岁/至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戊子岁/七卷八卷首尾共二年事实

卷十一:起汉献帝建安十七年壬辰岁/正(止)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己亥岁/十一十二首尾共八年事实

如果翻检其他建阳简本,还可以看到一些纪年的痕迹:

黄正甫本:

卷三:汉献帝兴平二年乙亥岁起/汉献帝建安五年庚辰止

卷七:七卷八卷首尾共两年事

乔山堂本:

卷十一:起汉献帝建安十七年壬辰/止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岁/十一十二首尾共八年事实

熊佛贵本:

卷三:汉献帝兴平二年乙亥岁起/汉献帝建安五年庚辰岁止

卷六-卷十原缺

卷十一:起汉献帝建安十七年壬辰岁/止汉献帝建安廿四年己亥岁/十一十二首尾共八年事实

其二,金文京认为“按鉴纪年”与分卷有关。但在建阳刻本中,只有叶逢春本是十卷本,其它刻本大都是二十卷本。既然纪年与分卷有关,那么为什么建阳简本作为二十卷本,还照搬叶逢春十卷本的分卷纪年呢?

以上建阳刻本保留了叶逢春本中的“纪年”,但因为分卷不同而产生了错误。叶逢春本卷二是从“李傕郭汜乱长安”到“刘备匹马奔冀州”,按鉴纪年,从汉献帝兴平二年到建安五年,大致无误;建阳诸简本卷三是从“李傕郭汜乱长安”到“夏侯惇拔矢啖睛”,按鉴纪年(参考《资治通鉴》卷六十二),是止于建安三年,故照抄叶逢春本纪年有误。这一点,刊刻者似乎有所察觉。于是在卷

① 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97页。

七、卷十一的卷首纪年之后,便补充说明纪年分别包含了卷七、卷八以及卷十一和卷十二两卷的叙事时间。

由上可见,《三国志演义》“原本”中有可能存在“按鉴纪年”的内容。但“原本”中存在的是叶逢春本的纪年还是周日校本的纪年呢?鉴于周日校本对文本增插整理的成分较多,我们认为,“原本”更有可能是存在叶逢春本中的纪年。由建阳刻本中二十卷本的简本系统保存了十卷本的纪年来看,建阳刻本的“原本”也很有可能是十卷本。

二、《三国志演义》的诗歌系统与静轩诗

在《三国志演义》的诗歌系统中,署名次数最多的是“静轩”或“周静轩”的诗。关于这些诗歌的作者周静轩,以及诗歌插入小说文本的年代,学术界展开了讨论^①。其中分歧最大的就是嘉靖壬午本中有没有静轩诗。因为嘉靖壬午本中有十多首无署名诗在后刻的建阳刻本或江南刻本中被署名为“静轩”诗,而题署的情况比较复杂。这十几首诗歌究竟是不是周静轩所写?为什么嘉靖壬午本没有题署?周静轩诗到底是原本所有还是后来插增?本人在对目前所能经眼的《三国志演义》版本仔细考察比对之后,发现了以下一些情况。

首先,嘉靖壬午本中未署名,而在以后刻本中被题署为“静轩诗”的诗歌有十五首,分别出现在第27则、第51则、第52则、第56则(两处)、第61则、第94则、第137则、第153则、第167则、第193则(两处)、第209则、第227则和第234则。其中第137则“人言左道非真术”一诗,仅夏振宇本署名为“静轩诗”。第167则“坐帐谈兵按六韬”,仅乔山堂本署名为“静轩诗”^②。第193则“匹马单枪敢独行”,夏振宇本、周日校本等均题“静轩诗”。这样,嘉靖壬午本中没有题署,在以后刻本中被题署为“静轩诗”的诗歌情况就更加复杂。也就是说,现存题署为“静轩诗”的诗歌,部分有可能并非周静轩所写,而要厘清哪些是“真”的“静轩诗”,哪些是“假”的静轩诗,并非易事。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中,诗歌题署不同的情况,并不仅是“静轩诗”。比如第53则“关云长千里独行”,夏振宇本作“后史官览关公传,言:‘两尽其忠心,世称义勇’遂赋诗曰”,而联辉堂本则作“李两府览关公传,言:‘两尽其忠心,世称义勇’为之诗曰”,同样的文字和诗歌,题署却改变了。作为通俗小说读本,《三国志演义》小说中的诗歌题署混乱不清是可以理解的,因无规律可循,故以此来考察版本源流比较困难。

其次,署名“静轩诗”的诗歌,在不同版本中不仅有题署的不同,同样的一首“静轩诗”,插入文本的位置也不相同。如:第152则“关云长夜走麦城”中,

①参考陈国军《周静轩及其〈湖海奇闻〉考论》,《文学遗产》2005年第6期。郑铁生《周静轩诗在〈三国演义〉版本中的演变和意义》,《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4期。郑文认为嘉靖壬午本中未署名的静轩诗为十四首。

②乔山堂本略有不同,为“主将谈兵按六韬”。

关公被困麦城之时,不少版本都有两首诗歌,其中有一首普遍署名“静轩诗”。但不同版本插入文本的位置不同:熊清波本和叶逢春本、黄正甫本,在“关公知深入重地,荒(慌)^①撤退兵,……关公大怒,欲上山岗杀投降者,山堙内丁奉、徐盛五路杀出,把关公围在垓心,手下将士渐渐星散”一段之后紧接此诗,之下是“比及黄昏,遥望四山之上,听知呼兄唤弟、觅子寻父,连路不绝。……夜至三更,却得关平、廖化分两路杀入重围,救出关公,后人诗为证:势去人离没奈何,休言百万甲兵多。吕蒙预定招安计,胜似张良散楚歌”;夏振宇本和周曰校本、李卓吾评本则在“公知深入重地,急撤军回走。……关公止喝不住,部从止有三百余人。当夜三更,正东上喊声连天,乃是关平、廖化分两路兵杀入重围,救出关公。四面招呼荆州之兵同回等语,不曾断绝。此是吕蒙之计”之后,先是“后人有诗曰:势去人离奈若何?休言百万甲兵多。吕蒙预定招降计,绝胜张良散楚歌”,然后才是“静轩诗”。

小说中诗歌的添加,与平话中类似出场诗、拟代言体书信等韵文、古文的加入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也就是说,小说在写定之初,就有了一套诗歌韵文系统,但数量不会太多。现存的各个刻本几乎都经过了诗歌插增和情节改写。在小说中增插诗词古文,是明代中叶很重要的一种文本改写现象,这反映出雅俗文学的一种合流。小说原本中的诗歌大致是比较通俗的,后来的小说刻本在插增诗歌之时,出现了不同的倾向。比如建阳刻本增插或署名的“晓溪冯琮”诗、“希明尉子”诗、“李两府诗”,比较粗俗。而江南本也有插增,相对更雅致。值得注意的是,《三国志演义》诗歌系统中“史官”之署名显然是伪托。如“夏侯惇拔矢啖睛”这一故事并不见于史传,是虚构之作,而此处有史官诗,显然是以“史官”为名来坐实某些虚构情节。

三、(花)关索故事及其来源

花关索故事为建阳刻本《三国志演义》所独有,这是建阳刻本与其它地区刻本最大的情节差异。花关索的故事来自于说唱词话《花关索传》。《花关索传》作为民间史诗性说唱文学作品,人物事件虽源自三国历史,但传奇怪诞色彩浓厚,完全脱离了史传文学传统。而《花关索传》对小说的编创也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

金文京先生在《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三国志演义”条中指出:“花关索故事本身就有前后矛盾的地方。”理由是,建阳有“花关索”故事的刻本,写刘备带领刘封、关平、关索,以庞统为军师下西川,庞统雒城身亡后,关索去荆州送信。于是“孔明遂与了印绶,文官马良、伊籍、白朗、糜竺,武将糜芳、廖化、关平、周仓,一班儿辅佐云长,同守荆州。”(郑少垣本、郑世容本、汤宾尹本),关平明明在西川,不可能出现在荆州的。显然是建阳本插入关索后,将送

①括号内为校对文字。

信人关平改成关索导致的疏误。

仔细比较各种建阳刻本,发现在较早的余象斗双峰堂本(1592年)中,在《庞统献策取西川》一节,“玄德自与刘封、关索在中军。马步兵五万人起程。”关平本来就留在荆州的,这个错误并不存在。

至于为什么郑氏刻本和汤宾尹本有此疏误,其祖本是否早于余氏双峰堂本?花关索故事有没有得到余象斗的精心“修补”?或者是花关索故事写入后并无错漏,错漏乃后人刻误所致?这一点尚难以定论。

关索故事,在建阳刻本和江南刻本中都有。而这个“关索”显然不是直接出自《花关索传》,因为在《花关索传》中,花关索是关羽的第二个儿子,是关羽在家乡与妻子胡金定所生。关、张桃园结义,彼此约定杀死对方家小,张飞将关平带出来,放过怀孕的胡氏。花关索便是其腹内之子,怎么会是小说中的“关羽第三子”呢?再看其出场表白(熊清波本):“(诸葛亮)共起川兵五十万征蛮,忽报有一少年将单骑来到,不知为谁。孔明令人探,是关公第三子关索也。求见孔明曰:‘自因荆州失陷,逃难在鲍家庄养病,每要赴川来见先主报仇,疮痕未合,不能起行。近日安痊,正来西川见帝……’。”粗看此“关索”亦是“花关索”:关羽的儿子,逃难在鲍家庄养病,鲍家庄是花关索之妻鲍三娘的住处。细究则不然。词话《花关索传》中,花关索是关羽第二子,而花关索在荆州认父之前已经在鲍家庄招亲。花关索病重后被其师父华岳先生医治好,但地点是被贬的云南。这些细节的差异,说明关索故事尽管受到《花关索传》的影响,但不是直接承袭而来。那么,这个“关羽第三子”关索出自何处?应该是《三国志平话》。

元代,关索便见于“说三分”等说唱故事中。如在《三国志平话》中,诸葛亮征孟获时,便出现了关索。《三国志演义》早期版本中写诸葛亮南征孟获时,亦有关索其人。除此之外,《三国志平话》平话南征情节中出现的人物“吕凯”,以及吕凯所守之“不危城”等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中也有所反映。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三国志平话》对《三国志演义》成书有直接影响。首先指出这一点的是日本学者金文京先生。他比较了正史、平话和小说的有关情节,梳理了三者之间的关系^①。

①《三国志》卷四十三《吕凯传》云:吕凯字季平,永昌不韦人也。裴松之注引孙盛《蜀世谱》曰:“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可见,平话中此处人名地名还是来自正史。不过却被民间化了。金文京先生认为小说中有所承袭,如叶逢春本卷八“孔明兴兵征孟获”一节云:“孔明入城问王伉曰:‘谁与公同守,以保无危?’王伉曰:‘吾今日得此郡无危,皆赖永昌下地人氏,姓吕,名凯,字季平,皆是此人之力也’。”此“无危”有脱胎于“不韦县”、“不危城”的痕迹。参考金文京《再论〈三国志演义〉版本系统与花关索、关索故事之关系》,见《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而小说《三国志演义》某些早期刻本中的“关索”形象,应该同时受到了词话《花关索传》的影响。但在《三国志平话》和《花关索传》中,都没有出现关羽的第二子关兴。关兴的缺席,让人怀疑说唱故事中的关索确有可能是关兴之讹误。

小说早期刻本中有关索故事的,现存最早是周日校本(1591年)。关索故事是否最早由江南刻本插入呢?值得注意的是,建阳刻本中的关索故事出场的次数要多于江南刻本(周日校本等)。在小说中,关索故事不如花关索故事精彩,只是一个跟随诸葛亮南征的小将。如果建阳刻本继承江南刻本而来,完全可以增加更多的英雄故事,为何只增加几次跑龙套的出场?而且,周日校本的关索故事有疏漏^①,也许是江南刻本在压缩这个与历史不符的人物和故事时略有删节。

关索和花关索,哪一个最先出现在《三国志演义》小说文本中呢?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三国志演义》文本,有关索故事,文本比现存的熊清波本等建阳简本更为复杂,而这个文本早于周日校本和现存所有建阳简本,以至于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为了吸引读者,出现“花关索”故事的插入而争胜?

《三国志演义》的“原本”或者“祖本”,一直是众多学者所寻绎的对象,也是据以推演三国版本流变的一个标尺。但“原本”到底是什么样的面貌,目前也只能从这样的一些细节去窥探一二了。

作者工作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在“诸葛亮六擒孟获”一节,描写张嶷、祝融夫人交战,张嶷落马,与马忠、关索一同被擒。后来孔明擒获祝融夫人。“（孔明）遣使人洞,欲送夫人换二将。使命入洞与孟获答话已毕,获大喜,即放出张嶷,马忠还了孔明”。被擒三将而换回二将,但并无关索。